

海外
藏
書



海外藏書



啓功藏書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外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23-0

I. 海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—汇编—中国 IV. Z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792 号

书 名 海外藏书
主 编 聂 明
责任编辑 张 山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 68472815 68932218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印 张 240 印张
字 数 3400 千字
印 数 1000 册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7-81056-523-0/Z·9
定 价 1660.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六部 海外藏书

第五卷

智囊	(一)
练兵实纪	(三六三)
齐民要术	(四八三)

智 豪

明 馮夢龍

第一部 上智

上智部總序

馮子曰：智无常局，以恰肖其局者为上。故愚夫或现其一得，而晓人反失诸千虑。何则？上智无心而合，而千虑所臻也。人取小，我取大；人视近，我视远；人动而愈纷，我静而自正；人束手无策，我游刃有余。夫是故，难事遇之而皆易，巨事遇之而皆细；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，而其举动出人意思索之外；或先忤而后合，或似逆而实顺；方其闲闲，豪杰所疑，迨乎断断，圣不易。呜呼！智若此，岂非上哉！上智不可学，意者法上而得中乎？抑语云『下下人有上上智』，庶几有触而现焉？余条列其概，稍分四则，曰『见大』、曰『远犹』、曰『通简』、曰『迎刃』，而统名之曰『上智』。

一、掌握大局

一操一纵，度越意表；寻常所惊，豪杰所了。集『见大』。

姜太公 孔子

太公望封于齊。齊有華士者，义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人稱其賢。太公使人召之三，不至；命誅之。周公曰：『此人齊之高士，奈何誅之？』太公曰：『夫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望猶得臣而友之乎？望不得臣而友之，是弃民也；召之三不至，是逆民也。而旌之以爲教首，使一國效之，望誰與爲君乎？』

齊所以無情民，所以終不爲弱國。韓非《五蠹》之論本此。少正卯與孔子同時。孔子之門人三盈三虛。孔子爲大司寇，戮之于兩觀之下。子貢進曰：『夫少正卯，魯之聞人。夫子誅之，得無失乎？』孔子曰：『人有惡者五，而盜竊不與焉：一曰心達而險，二曰行僻而堅，三曰言偽而辯，四曰記丑而博，五曰順非而澤。此五者，有一于此，則不免于君子之誅，而少正卯兼之。此小人之桀雄也，不可以不誅也。』

小人無過人之才，則不足以亂國。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駕馭，則又未嘗無濟于國，而君子亦必不概摺之矣。少正卯能煽惑孔門之弟子，直欲掩孔子而上之，可與同朝共事乎？孔子狠下手，不但爲一時辯言亂政故，蓋爲後世以學術殺人者立防。○華士虛名而無用，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實不可

用。壬人金士，凡明主能誅之；聞人高士，非大聖人不知其當誅也。唐蕭瑤好奉佛，太宗令出家。玄宗開元六年，河南參軍鄭銑阳、丞郭仙舟投匭獻詩。敕曰：『觀其文理，乃崇道教，于時用不切事情，宜各从所好。』罢官度爲道士。此等作，亦與聖人暗合。如使佞佛者盡令出家，諂道者即爲道士，則士大夫攻乎異端者息矣。

諸葛亮

有言諸葛丞相惜赦者，亮答曰：『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，故匡衡、吳漢不願爲赦。先帝亦言：『吾周旋陳元方、鄭康成間，每見启告，治亂之道悉矣，曾不及赦也。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，何益于治乎？』及費禕爲政，始事姑息，蜀遂以削。

子产謂子太叔曰：『唯有德者，能以寬服民；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鮮死焉。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則多死焉。故寬難。』太叔爲政，不忍猛而寬。于是鄭國多盜，太叔悔之。仲尼曰：『政寬則民慢，慢則糾之以猛；猛則民殘，殘則施之以寬。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政是以和。』商君刑及弃灰，过于猛者也。梁武見死刑輒涕泣而縱之，过于寬者也。《論語》赦小過，《春秋》讥肆大眚，合之，得政之和矣。

汉光武帝

刘秀为大司马时，舍中儿犯法，军市令祭遵格杀之。秀怒，命取遵，主簿陈副谏曰：「明公常欲众军整齐，遵奉法不避，是教令所行，奈何罪之？」秀悦，乃以为刺奸将军。谓诸将曰：「当避祭遵。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，必不私诸将也。」

罚必则令行，令行则主尊，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。

孔子

孔子行游，马逸食稼。野人怒，繫其马。子贡往说之，卑词而不得。孔子曰：「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，譬以太牢享野兽，以《九韶》乐飞鸟也。」乃使马圉往，谓野人曰：「子不耕于东海，予不游西海也，吾马安得不犯之子稼？」野人大喜，解马而予之。

人各以类相通，述《诗》《书》于野人之前，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。马圉之说诚善，假使出子贡之口，野人仍不从。何则？文质貌殊，其神固已离矣。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，而听子贡之往耶？先遣马圉，则子贡之心不服；既屈子贡，而马圉之神始至。圣人达人之情，故能尽人之用。后世以文法束人，以资格限人，又以兼长望人，天下事岂有济乎！

宋太祖

「三徐」名著江左，皆以博洽闻中朝，而骑省铉尤最。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，例差官押伴。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，宰相亦艰其选，请于艺祖。艺祖曰：「姑退，朕自择之。」有顷，左珰传宣殿前司，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人。宸笔点其一，曰：「此人可！」在廷皆惊，中书不敢复请，趣使行。殿侍者莫知所以，弗获已，竟往。渡江，始铉词锋如云，旁观骇愕，其人不能答，徒唯唯。铉不测，强聒而与之言。居数日，既无酬复，铉亦倦且默矣。

岳珂云：「当陶、窦诸名儒端委在朝，若令角辩骋词，庸诎不若铉？」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。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？」○孔子之使马圉，以愚应愚也。艺祖之遣殿侍者，以愚困智也。以智强愚，愚者不解；以智角智，智者不服。

白沙陈公甫，访定山庄孔易。庄携舟送之，中有一士人，素滑稽，肆谈褻昵，甚无忌惮。定山怒不能忍，白沙则当其谈时，若不闻其声，及其既去，若不识其人。定山大服。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。

胡世宁

少保胡世宁，仁和人。为左都御史，掌院事。时当考察，执政请禁私谒，公言：「臣官以察为名，人非接其貌、听其言，无以察其心之邪正、才之短长。若屏绝士夫，徒按考语，则毁誉失真，而求激扬之，难当矣。」上是其言，不禁。

公孙弘曲学阿世，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。今世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。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。

韩滉 钱鏐

韩滉节制三吴，所辟宾佐，随其才器，用之悉当。有故人子投之，更无他长。尝召之与宴，毕席端坐，不与比坐交言。公署以随军，令监库门。此人每早入帷，端坐至夕。吏卒无敢滥出入者。

吴越王常游府园，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。边批：有心人。及淮南围苏州，使仁章通信入城，果得报而还。鏐以诸孙畜之。

用人如韩滉、钱鏐，天下无弃才、无废事矣。

按史：淮南兵围苏州，推洞屋攻城。守将孙瑛置轮子竿首，垂絙投椎以揭之，攻者尽露；炮至，则张网以拒之。淮南人不能克。吴越遣兵来救，苏州有水通城中，淮南张网缀铃悬

水中，鱼鳖过皆知之。都虞侯司马福欲潜行入城，故以竿触网，敌闻铃声，举网，福因得过。凡居水中三日，乃得入城。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，敌以为神。疑即一事，姓名必有一误。

燕昭王

燕昭王问为国。郭隗曰：「帝者之臣，师也；王者之臣，友也；伯才之臣，宾也；危国之臣，虏也。唯王所择。」燕王曰：「寡人愿学而无师。」郭隗曰：「王诚欲兴道，隗请为天下士开路。」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，北面事之。不三年，苏子自周往，邹衍自齐往，乐毅自赵往，屈景自楚归。

郭隗明于致士之术，便有休休大臣气象，不愧为人主师。○汉高封雍齿而功臣息喙，先主礼许靖而蜀士归心，皆予之以名，收之以实。

丙吉 郭进

吉为相，有馭吏嗜酒，从吉出，醉呕丞相车上。西曹主吏白，欲斥之。吉曰：「以醉饱之失去士，使此人复何所容？」西曹第忍之，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。」此馭吏，边郡人，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。尝出，适见驛骑持赤白囊，边郡发奔命书驰至。馭吏因随驛骑至公车刺取，知虏入云中、代郡，遽归，见吉

白状，因曰：「恐虏所入边郡，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，宜可豫视。」吉善其言，召东曹案边长吏科条其人。未已，诏召丞相、御史，问以所入郡吏。吉具对。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，以得谴让；而吉见谓忧边思职，驭吏力也。

进任山西巡检，有军校诣阙讼进者。上召，讯知其诬，即遣送进，令杀之。会并寇入，进谓其人曰：「汝能讼我，信有胆气。今赦汝罪，能掩杀并寇者，即荐汝于朝；如败，即自役河，毋污我剑也。」其人踊跃赴斗，竟大捷。进即荐擢之。

容小过者，以一长酬；释大仇者，以死力报。唯酬报之情迫中，故其长触之而必试，其力激之而必竭。彼索过寻仇者，岂非大愚？

秦 桧

秦松当国，有士人假其书，谒扬州守。守觉其伪，缴原书管押其回。桧见之，即假以官资。或问其故，曰：「有胆敢假桧书，此必非常人。若不以一官束之，则北走胡、南走越矣。」

西夏用兵时，有张、李二生，欲献策于韩、范二公，耻于自媒，刻诗于碑，使人曳之而过，韩、范疑而不用。久之，乃走西夏，诡名张元、李昊，到处题诗。元昊闻而怪之，招致与语，大悦，奉为谋主，大为边患。边批：元昊识人。奸桧此举，却胜

韩、范远甚，所谓「下下人有上上智」。

有人贗作韩魏公书，谒蔡君谟。君谟虽疑之，然士颇豪，与之三千，因回书，遣四兵送之，并致果物于魏公。客至京，谒公谢罪。公徐曰：「君谟手段小，恐未足了公事。夏太尉在长安，可往见之。」即为发书。子弟疑谓包容已足，书可勿发。公曰：「士能为我书，又能动君谟，其才器不凡矣。」至关中，夏竟官之。边批：手段果大。又东坡元贗间出帅钱塘。视事之初，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，以二巨卷，作公名衔，封至京师苏侍郎宅。公呼讯其卷中何物。味道恐蹙而前曰：「味道今秋忝冒乡荐，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赆，以百千，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。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，则至都下不存其半。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，唯内翰与侍郎耳。纵有败露，必能情贷，遂假先生名衔，缄封而来。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，罪实难逃。」公熟视，笑，呼掌笈吏去其旧封，换题新衔，附至东京竹竿巷，并手书子由书一纸，付之。曰：「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。」明年味道及第，来谢。二事俱长人智量者。

楚庄王、袁盎

楚庄王宴群臣，命美人行酒。日暮，酒酣烛灭，有引美人

衣者。美人援绝其冠纓，趣火视之。王曰：「奈何显妇人之节，而辱士乎？」命曰：「今日与寡人饮，不绝纓者不欢。」群臣尽绝纓而火，极欢而罢。及围郑之役，有一臣常在前，五合五获首，却敌，卒得胜。洵之，则夜绝纓者也。

盎先尝为吴相时，盎有从史私盎侍儿。盎知之，弗泄。有人以言恐从史，从史亡。盎亲追反之，竟以侍儿赐，遇之如故。景帝时，盎既人为太常，复使吴。吴王时谋反，欲杀盎，以五百人围之，盎未觉也。会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，乃置二百石醇醪，尽饮五百人醉卧，辄夜引盎起，曰：「君可去矣，旦日王且斩君。」盎曰：「公何为者？」司马曰：「故从史盗君侍儿者也。」于是盎惊脱去。

梁之葛周、宋之种世衡，皆用此术克敌讨叛。若张说免祸，可谓转圜之福。兀术不杀小卒之妻，亦胡虏中之杰然者也。○葛周尝与所宠美姬同饮，有侍卒目视姬不辍，失答周问。既自觉，惧罪。周并不言。后与唐师战，失利，周呼此卒奋勇破敌，竟以美姬妻之。边批：怜才之至。胡酋苏慕恩部落最强，种世衡尝夜与饮，出侍姬佐酒。既而世衡起入内，慕恩窃与姬戏。边批：三国演义貂蝉事套此。世衡遽出掩之，慕恩惭愧请罪。世衡笑曰：「君欲之耶？」即以遗之。由是诸部有贰者，使慕恩讨之，无不克。张说有门下生盗其宠婢，

欲置之法。此生呼曰：「相公岂无缓急用人时耶？何惜一婢！」说奇其言，遂以赐而遣之。后查不闻。及遭姚崇之构，祸且不测。此生夜至，请以夜明帘献九公主，为言于玄宗，得解。○金兀术爱一小卒之妻，杀卒而夺之，宠以专房。一日昼寝，觉，忽见此妇持利刃欲向。惊起问之，曰：「欲为夫报仇耳。」边批：此妇亦奇。术默然，麾使去。即日大享将士，召此妇出，谓曰：「杀汝则无罪，留汝则不可。任汝于诸将中自择所从。」妇指一人，术即赐之。边批：将知感而妇不怨矣。

王猛

猛督诸军十六万骑伐燕。慕容评屯潞州，猛进与相持，遣将军徐成覘燕军。期日中，及昏而反，猛怒，欲斩成。邓羌请曰：「贼众我寡，诘朝将战，且宜宥之。」猛曰：「若不斩成，军法不立。」羌固请曰：「成，羌部将也，虽违期应斩，羌愿与成效战以赎罪。」猛又弗许。羌怒，还营，严鼓勒兵，将攻猛。猛谓羌义而有勇，边批：具眼。使语之曰：「将军止，吾今赦之矣。」成既获免，羌自来谢。猛执羌手而笑曰：「吾试将军耳。」边批：不得不如此说。将军于郡将尚尔，况国家乎！

违法请宥，私也；严鼓勒兵，悍也；且人将攻我，我因

而赦之，不损威甚乎？然羌竟与成大破燕兵，以还报主帅，与其伸一将之威，所得孰多？夫所贵乎军法，又孰加于奋勇杀敌者乎？故曰：圆若用智，唯圆善转，智之所以灵妙而无穷也。

魏元忠

唐高宗幸东都时，关中饥饉。上虑道路多草窃，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。元忠受诏，即阅视赤县狱，得盗一人，神采语言异于众。边批：具眼。命释桎梏，袭冠带乘驿以从，与人共食宿，托以诘盗。其人笑而许之，比及东都，士马万数，不亡一线。

因材任能，盗皆作使。俗儒以「鸡鸣狗盗之雄」笑田文，不知尔时舍鸡鸣狗盗都用不着也。

柳郡守

唐柳大夫躋，滴授泸州郡守。渝州有牟磨秀才，即都校牟居厚之子，文采不高，执所业谒见。柳奖饰甚勤。子弟以为太过，柳曰：「巴蜀多豪士，此押衙之子独能好文，苟不诱进，渠即退志。以吾称誉，人必荣之，由此减三五员草贼，不亦善乎？」

廉希宪

元廉公希宪礼贤下士，常如不及。方为中书平章时，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谒，公毅然不命之坐。刘去，宋诸生襁褓冠衣，袖诗请见。公亟延人坐语，稽经抽史，饮食劳苦，如平生欢。既罢，弟希贡问曰：「刘整贵官而兄简薄之，诸生寒士而兄优礼之，有说乎？」公曰：「非尔所知也。大臣语默进退，系天下轻重。刘整官虽尊贵，然背国叛主而来者，若宋诸生，何罪而羈囚之？今国家崛起朔漠，我于斯文不加厚，则儒术由此衰熄矣。」

不惟兴文，且令知节义之重，是具开国手段者。

范仲淹

范文正公用士，多取气节而略细故，如孙威敏、滕达道，皆所素重。其为帅日，辟置僚幕客，多取滴籍未牵复人。或疑之，公曰：「人有才能而无过，朝廷自应用之。若其实有可用之材，不幸陷于吏议，不因事起之，遂为废人矣。」故公所举多得士。

天下无废人，所以朝廷无废事，非大识见人不及此。

徐階

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，時年未三十，一士子文中用『顏苦孔之卓』。徐勒之，批云『杜撰』，置四等。此生將領責，執卷請曰：『大宗師見教誠當，但『苦孔子卓』出揚子《法言》，實非生員杜撰也。』徐起立曰：『本道僥幸太早，未嘗學問，今承教多矣。』改置一等。一時翕然，稱其雅量。边批：何曾損文宗威重！

不吝改過，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識，聞萬历初年有士作『怨慕章』一題，中用『為舜也父者，為舜也母者』句，為文宗抑置四等，批『不通』字。此士自陳文法，出在《檀弓》。文宗大怒曰：『偏你讀《檀弓》！』更置五等。人之度量相越，何啻千里！○宋芝祖嘗以事怒周翰，將杖之。翰自言：『臣負天下才名，受杖不雅。』帝遂釋之。古來圣主名臣，斷無使性遂非者。

又聞徐公在浙時，有二生爭貢，哢于堂下，公閱卷自若。已而有二生遜貢，哢于堂下，公亦閱卷自若。頃之，召而謂曰：『我不欲使人爭，亦不能使人讓，諸生未讀教条乎？』连本道亦在教条中，做不得主，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。『由是爭让皆息。公之持大体皆此类。』

屠殺

屠秤石義先生為浙中督學，持法嚴。按湖時，群小望風搜諸生過失。一生宿娼家，保甲味爽兩擒抵署門，无敢解者。門开，携以入。保甲大呼言狀，屠佯為不見聞者，理文书自如。保甲膝行漸前，离兩累頗远。屠瞬門役，判其臂曰：『放秀才去。』边批：刚正人，却善諱。門役喻其意，潜趋下引出，保甲不知也。既出，屠昂首曰：『秀才安在？』保甲回顧失之，大惊，不能言。与大杖三十，荷枷，娼则逐去。保甲仓惶语人曰：『向殆执鬼！』诸生咸唾之，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。边批：趣甚！自是刁风顿息，而此士卒自慙，用贡为教官。

李西平携成都妓行，为节使张延赏追还，卒成仇隙。赵清猷宰清城而挈妓以归，胡铨浮海生还而恋黎倩，红颜殢人，贤者不免，以此裁士，士之能全者少矣。宋韩亿性方重，累官尚书左丞，每见诸路有奏拾官吏小过者，辄不悻，曰：『天下太平，圣主之心，虽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。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，次亦望为侍从、职司、二千石，奈何以微瑕薄罪辄人于盛世乎！』屠公颇得此意。

李孝寿 宋庠

李孝寿为开封尹。有举子为仆所凌，忿甚，具牒欲送府。

同舍生劝解，久乃释，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：『不勘案，决杖二十。』仆明日持诣府，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。孝寿即追至，备言本末。孝寿幡然曰：『所判正合我意！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。时都下数千人，无一仆敢肆者。边批：快甚！

宋元献公罢相守洛。有一举子，行囊中有失税之物，为仆夫所告。公曰：『举人应举，孰无所携？未可深罪。若奴告主，此风胡可长也！』但送税院倍其税，仍治其奴罪而遣之。

胡霆桂

胡霆桂，开庆间为铅山主簿。时私酿之禁甚严，有妇诉其姑私酿者。霆桂诘之曰：『汝事姑孝乎？』曰：『孝。』曰：『既孝，可代汝姑受责。』以私酿律笞之。政化遂行，县大治。《姑苏志》载此为赵黉夫事。

尹源

尹源，尹洙之兄也，举进士，通判沧州时，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，降知密州。源上书言：『涣为主将，部卒有罪，不伏笞，辄呼万岁，涣斩之不为过。以此谪涣，臣恐边兵愈骄，轻视主将，所系非轻。』涣遂获免。

禁诸生宿娼，法也，而告讐之风不可长。效尹书判，及失税私酿，专斩部卒，皆不法也，而奴不可以加主，妇不可以凌

姑，卒不可以抗帅。舍其细而全其大，非弘智不能。

张耳

张耳、陈馥，皆魏名士。秦灭魏，悬金购两人。两人变姓名俱之陈，为里监门以自食。吏尝以过笞陈馥。馥怒欲起，张耳蹶之，使受笞。吏去，耳乃引馥之桑下，数之曰：『始吾与公言何若？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！』

勾践石室，淮阴胯下，皆忍小耻以就大业也。陈馥浅躁，不及张耳远甚，所以一成一败。

狄青

狄青起行伍十余年，既贵显，面涅犹存，曰：『留以劝军中！』边批：大识量。

即不去面涅，使知不肯遥附梁公。

郡雍

熙宁中，新法方行，州县骚然。邵康节闲居林下，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，以书问康节。答曰：『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。新法固严，能宽一分，则民受一分之赐矣。投劾而去何益？』边批：正论。

李燔，朱晦庵弟子，常言：『人不必待仕宦有职事才为功

业，但随力到处，有以及物，即功业也。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，或辞以无力，大师指凳曰：「假如此凳，欹斜碍路，吾为整之，亦一善也。」如此存心，便觉临难投欸者亦是宝山空回。○鲜于侁为利州路转运副使，部民不请青苗钱。王安石遣吏诘之，曰：「青苗之法，愿取则与。民自不愿，岂能强之！」东坡称侁「上不害法，中不废亲，下不伤民」，以为「三难」。仕途当以法为法。

杨寓

广东布政徐奇人觐，载岭南藤簟，将以馈廷臣。逻者获其单目以进，上视之，无杨上奇名，乃独召之，问故。士奇曰：「奇自都给事中受命赴广时，众皆作诗文赠行，故有此馈。臣时有病，无所作，不然，亦不免。今众名虽具，受否未可知。且物甚微，当以无他。」上意解，即以单目付中官令毁之，一无所问。

此单一焚而逻者丧气，省缙绅中许多祸，且使人主无疑大臣之心。所全甚大，无智名，实大智也，岂唯厚道！○宋真宗时，有上书言宫禁事者。上怒，籍其家，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，欲付御史问状。王旦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，请并付狱。上意浸解，公遂至中书，悉焚所得书。已而上悔，复驰取

之。公对：「已焚讫。」乃止。此事与文贞相类，都是舍身救物。

严震

严震镇山南，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过活，震召子公弼等问之。公弼曰：「此患风耳，大人不必应之。」震怒，曰：「尔必坠吾门！只可劝吾力行善事，奈何劝吾吝惜金帛？」且此人不能办，向吾乞三百千，的非凡也！」命左右准数与之。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，亦无造次过求者。

天下无穷不肖事，皆从舍不得钱而起。天下无穷好事，皆从舍得钱而做。自古无舍不得钱之好人也。吴之鲁肃，唐之于頔，宋之范仲淹，都是肯大开手者。○西吴董尚书浚阳公份，家富而勤于交接。凡衣冠过宾，无不延礼厚赠者。其孙礼部青芝公嗣成，工于诗字，往往以手书扇轴及诗稿赠人。尚书闻之曰：「以我家势，虽日以金币为欢，犹恐未塞人望，奈何效清客行事耶？且缙绅之家，自有局面，岂复以诗字得人怜乎？将来破吾家者，必此子也！」后民变事起，尚书已老，青芝公不谙世故，愿自处分，愚民望处，一集千人，遂致破产。人始服尚书先见。○弘治间，昭庆寺欲建穿堂。察使访得富户三人，召之，谕以共建。长兴吕山吴某与焉。吴曰：「此不甚

费，小人当独任之。察使大喜。吴归语其父，父曰：「儿子有这力量，必能承吾家。」此翁之见，与得阳公同。

萧何 任氏

沛公至咸阳，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，何独先入收秦丞相、御史律令图书藏之。沛公具知天下阨塞、户口多少强弱处、民所疾苦者，以何得秦图书也。

宣曲任氏，其先为督道仓吏。秦之败也，豪杰争取金玉，任氏独窖仓粟。楚汉相距荥阳，民不得耕种，米石至万，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。

二人之智无大小，易地皆然也。又蜀卓氏，其先赵人，用铁冶富。秦破赵，迁卓氏之蜀，夫妻推辇行。诸迁虏少用余财，争与吏求近处，处葭萌。唯卓氏曰：「此地狭薄，吾闻岷山之下沃野，下有蹲鸱芋也。至死不饥，民工于市。易贾。」乃求远迁。致之临邛，即铁山鼓铸，运筹贸易，富至敌国。其识亦有过人者。

董公

汉王至洛阳，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：「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。故曰：『明其为贼，故乃可服。』」天下共立义帝，项羽放弑之。大王宜率二军之众，为之素服，以告诸侯而伐之。」于是

汉王为义帝发丧，兵皆缟素，告诸侯曰：「寡人悉发关中兵，收三河士，南浮江、汉以下，愿从诸侯王击楚之弑义帝者！」

董公此说，乃刘、项曲直分判处。随何招九江，酈生下全齐，其陈说皆本此。许庸斋谓沛公激发天下大机括。子房号为帝师，亦未有此大计。○国朝卢廷选进士为楚臬，暴卒，良久而苏，自言为项羽讼高帝事：高帝自遣九江王布弑义帝，而佯委罪羽，缟素发丧以欺天下后世。卢在汉即九江王也。事甚怪。

蒯相如 寇恂

赵王归自渑池，以蒯相如功大，拜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右。廉颇自侈战功，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劳位居其上（以羞，宣言曰）：「我见相如，必辱之！」相如闻，不肯与会，每朝，常称病，不欲与颇争列。已而，相如出，望见廉颇，辄引车避匿。于是舍人相与谏相如，欲辞去。相如固止之曰：「公之视廉颇孰与秦王？」曰：「不若也。」相如曰：「夫以秦王之威，而相如廷叱之，辱其群臣，相如虽弩，独畏廉将军哉！顾吾念之：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，徒以吾两人在也。今两虎共斗，势不俱生，吾所以为此者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。」颇闻之，肉袒负荆，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，遂为刎颈之交。

賈復部將杀人于颍川，太守寇恂捕戮之。复以为耻，过颍川，谓左右曰：『见恂必手刃之！』恂知其谋，不与相见。姊子谷崇请带剑侍侧，以备非常。恂曰：『不然。昔闻蒯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，为国也。』乃敕属县盛供具，一人皆兼两人之饌。恂出迎于道，称疾而还。复勒兵欲追之，而将士皆醉，遂过去。恂遣人以状闻，帝征恂，使与复结友而去。

汾阳上堂之拜，相如之心事也；莱公蒸羊之逆，寇恂之微术也。○安思顺帅朔方，郭子仪与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，而不相能，虽同盘饮食，常睥目相视，不交一语。及子仪代思顺，光弼意欲亡去，犹未决。旬日，诏子仪率兵东出赵、魏。光弼入见子仪曰：『一死固甘，乞免妻子。』子仪趋下，持抱上堂而泣曰：『今国乱主迁，非公不能东伐，岂怀私忿时耶！』执其手，相持而拜，相与合谋破贼。丁谓窜崖州，道出雷州，先是谓贬准为雷州司户。准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。谓欲见准，准拒之。闻家僮谋欲报仇，亟杜门纵博，俟谓行远，乃罢。

张飞

先主一见马超，以为平西将军，封都亭侯。超见先主待之厚也，阔略无上下礼，与先主言，常呼字。关羽怒，请杀之，先主不从。张飞曰：『如是，当示之以礼。』明日大会诸将，羽、

飞并挟刃立直。超人，顾坐席，不见羽、飞座，见其直也，乃大惊。自后乃尊事先主。

释严颜，海马超，都是细心作用。后世目飞为粗人，大枉！

曹彬 宴仪

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，曹彬为世宗亲吏，掌茶酒。太祖尝从求酒，彬曰：『此官酒，不可相与。』自沽酒以饮之。边批：公私两尽。及太祖即位，语群臣曰：『世宗更不欺其主者，独曹彬耳。』由是委以腹心。

太祖下滁州，世宗命宴仪籍其帑藏。至数日，太祖命亲吏取藏绢。仪曰：『公初下城，虽倾藏取之，谁敢言者！今既有籍，即为官物，非诏旨不可得。』后太祖屡称仪有守，欲以为相。

鲁宗道

宋鲁宗道，字贯夫，亳州人。为谕德日，真宗尝有所召，使者及门，宗道不在，移时，乃自仁和肆饮归。中使先入白，约曰：『上若怪公来迟，当托何事以对？』宗道曰：『但以实告。』曰：『然则当得罪。』宗道曰：『饮酒，人之常情，欺君，臣子之大罪。』中使如公对。真宗问公：『何故私人酒』

家？」公谢曰：「臣家贫，无器皿，酒肆具备。适有乡亲远来，遂邀之饮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无识臣者。」真宗笑曰：「卿为官臣，恐为御史所弹。」然自此奇公，以为真实可大用。

吕夷简

仁宗久病废朝，一日疾瘳。思见执政，坐便殿，急召二府。吕许公闻命，移刻方赴，同列赞公速行，公缓步自如，既见，上曰：「久病方平，喜与公等相见，何迟迟其来？」公从容奏曰：「陛下不豫，中外颇忧。一旦急召近臣，臣等若奔驰以进，恐人惊动。」上以为得辅臣体。

庆历中，石介作《庆历圣德颂》，褒贬甚峻，于夏竦尤极诋斥。未几，党议起，介得罪罢归，卒。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，或言直温尝从介学，于是竦遂谓介实不死，北走胡矣。诏编管介子于江淮，出中使，与京东刺史发介棺以验虚实。时吕夷简为京东转运使，谓中使曰：「若发棺空，而介果北走，虽孥戮不为酷。万一介真死，朝廷无故剖人冢墓，非所以示后也。」中使曰：「然则何以应中旨？」夷简曰：「介死，必有棺敛之人，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，至于举柩窆棺，必用凶肆之人。今悉檄至劾问，苟无异说，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结之，亦足以应诏也。」中使如其言。及入奏，仁宗亦悟竦之譖。

寻有旨，放介妻子还乡。

不为介雪，乃深于雪。当介作颂时，正吕许公罢相，而晏殊、章得象同升，许公不念私憾而念国体，真宰相度也！

李太后服未除，而夷简即劝仁宗立曹后。范仲淹进曰：「吕夷简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。」他日，夷简语韩琦曰：「此事外人不知，上春秋高，郭后、尚美人皆以失宠废，后宫以色进者不可胜数，不亟立后，无以正之。」每事自有深意，多此类也。

古弼 张承业

魏太武尝校猎西河，诏弼以肥马给骑士。弼故给弱者，上大怒，曰：「尖头奴，敢裁量我！」还台先斩此奴！时弼属尽惶惧，弼告之曰：「事君而使君盘游不适，其罪小；少备不虞，其罪大。今北狄南虏，狡焉启疆，是吾忧也。吾选肥马以备军实，苟利国家，亦何惜死！明主可以理干，罪自我，卿等无咎。」帝闻而叹曰：「有臣如此，国之宝也！」弼头尖，帝尝名之曰「笔头」，时人呼为「笔公」。

后唐庄宗尝须钱薄博，赏赐伶人，而张承业主藏钱，不可得。边批：千古第一个内臣。庄宗置酒库中，酒酣，使其子继岌为承业起舞。舞罢，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。庄宗指钱积语承业曰：「和哥继岌小字。乏钱，可与钱一积，安用带